



更多灌云热点资讯，请关注“今日灌云”官方微信平台（可同步阅读数字报），“灌云报”微博。通联热线：13815611781

乡村一瞥

□ 王东昶

退休后，负责为孩子做好后勤工作，大多时间就圈在这小小的县城里。

今年国庆假期，骑上电动车，也算自驾游吧，去周边乡村转转，领略一下农村的变化。

出了县城，一股清新的气象扑面而来。乡村的道路既宽阔又平坦，让我为之一振。

上世纪末，农村铺起了石子路，第一次结束了乡村之间土路的历史，也算是社会发展的一大进步吧。但由于只是在松软的路基上铺一层小石块，垫上一层山土的简易“石子路”，时间不长就被车，特别是农用的手扶拖拉机碾压得“粉身碎骨”。

进入新世纪，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关心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投入大量资金为农村改善交通条件。俗话说，要想富先铺路。是的，农村的经济发展必须有畅通的道路，进得来，出得去，产供货物得到大量流通，才能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初期的水泥路，是在原有的石子路基础上铺设的，比起石子路的质量要好多了，但由于全国面广量大，投入的资金还是有限的，因此，大多数只有三米多宽，难以会车，甚至出现不少危险，同时，质量也不是太好，不到几年，破损严重。

现在的乡村道路大多有六米多宽，都是用商砼铺设的，确保了质量。有些已经是黑色化，中间都画出了分隔线，堪比以前的省道、国道。

电动车在宽阔平坦的乡间马路上慢悠悠地行驶。穿过一个个村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石基土墙瓦面的平房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两层、三层式样新颖的楼房。农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不仅注重住房的面积，更讲究质量和款式，对生活充满新的追求。

我索性来到路边的一户人家，和主人攀谈起来。主人五十多岁，他告诉我，有一双儿女，女儿出嫁了，儿子小两口在外地打工，一年收入二十来万。老两口在家接送孙子上学，还忙了两个蔬菜大棚，种五六亩地，每年收入七八万，生活没问题。说着，满面洋溢着幸福。

主人热情地招呼我进屋看看。三层小楼，挺宽敞。一楼是客厅和厨房，客厅里摆放着沙发、茶几、电视……厨房里煤气灶，电饭煲、电磁炉等一应俱全。过去房顶上那袅袅的炊烟已经看不到了，想到这些，心里不自觉地升腾起一些怀旧的情愫。

老夫妻、小两口分别住在二楼、三楼。每层都有空调、太阳能。主人告诉我，不少人家都安装了热水器。二楼、三楼都有洗手间。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看得出这老两口都是能干人。

主人和我聊得正高兴时，手机响了，原来是老伴在蔬菜大棚打来的电话，说村经济合作社通知各家抓紧采收蔬菜打包，外运的卡车马上来装货。

告别了主人，决定回老家看看。

绕过一个村子，就到老家了。老家虽然离县城不远，但有一年多没去了。

我的老家——灌云县龙苴镇石门村。近年来，村子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洼地崛起，在两个文明的建设中，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成为闻名遐迩的全国文明村。石门村主打现代农业，大力发展日光温室大棚。近几年来，全村扩建日光温室大棚400余栋，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村里请来农业专家，为广大农民普及各种蔬菜的选种、种植以及科学管理的知识。村经济合作社不断向农户发布市场行情的信息，并把家家户户组织起来，将丰产丰收的大量蔬菜推销到苏南大市场。

村民走上了致富路，穿吃住行以及社会事业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结构新颖的居民小区错落有致，明亮宽敞。水、电、路灯、下水道、绿化配套成龙，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景象展现在眼前。

村里的沟、桥、路等基础设施建设，都蕴含着浓厚的文化色彩，连农户的菜园篱笆都像艺术品，令人赏心悦目。走进村子，到处整洁有序，堪称“净”与“靓”的完美结合。

村上一位老表告诉我，每当华灯初上时，村党群服务中心前的广场上热闹非凡，一拨一拨的大爷大妈随着悠扬的乐曲跳起广场舞，他们在日益丰富的物质生活前提下追求充实的精神生活。

小区前开设了数家商店，商品琳琅满目。早餐店、小酒馆方便了村民的生活，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村里建起了高标准的幼儿园、学校，为村民子女入园、入学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村民公园设计独到精美。小桥流水，绿化美化，韵味十足。两座八角亭和两条文化长廊分别位于村部东、南两面。村民闲暇时到公园散步，在优美的环境中运动健身。三五成群每每在亭子里小憩，谈论今天的幸福生活，憧憬更加美好的明天。

家乡的巨大变化真令我欣喜！

老家的兄弟留我吃了中饭，一桌丰盛的菜肴，又有美酒加持，引起大家很多话题。年纪大的回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生活情景，说到现在的生话，都说做梦也想不到。年轻人，大多谈今年争取赚多少钱，准备买辆轿车或更换一辆更好的，总之，大家都沉浸在满满的幸福之中。

下午，在返回的途中又经过了几个村子，村村都展现出日新月异的变化。

一天自驾游的所见所闻，使我感慨良多。近些年来，城乡的巨大变化，无不告诉人们一个真理：社会主义的道路越走越宽广。

瓜架篱落

□ 孙朝喜

在县城里住，有个独家独院，再有份菜园子种，那就算是一种令人垂涎的享受。

我有，而且有1分8厘8那么一块。就躲在那些水泥墙的旮旯里。我那些同学、战友、朋友看了，都眼红。他们有的说绿色环保哟，有的说省了不少菜钱哟，有的说是锻炼身体的好去处。其实，我是把一腔好心情，一同装进了。

自我有了这块天地后，我用水泥杆搭了个瓜架子，又用红砖分隔出七八个菜畦子，周围铁丝网围住。算得上理想的瓜架篱落。今年，菜园子很热闹，瓜类葫芦类

齐全，这番唱罢那番唱。美得我把糟糕的疫情都淡忘了。

春上，我买了两棵丝瓜苗栽到瓜架下，想吃口丝瓜烧龙虾。没想到，这丝瓜不是细而长的那种，而是短而粗。它常常躲在枝叶下偷着长，当发现时已至壮年，就像小孩的大腿，嫩生生的让人心头一喜。今夏高温，拿丝瓜抗暑也是清凉了许多。今儿，丝瓜烧虾米，明儿，丝瓜烧豆干，甚至丝瓜饺子丝瓜包子的吃，也吃不完，干脆送进馅的那些朋友。这丝瓜不知收敛，洋里洋气地爬得很高。一丛黄山竹十来米高，它竟攀在竹稍吹它的黄喇叭，如再结一两个憨憨的瓜儿，让我如何能够得着。

水泥架的一侧搭有两畦A型架，一畦是黄瓜显摆的地方，另一畦是豆角垂帘的去处。两畦A型架上的瓜、豆，较上劲似的疯长。黄瓜一收花，那瓜纽儿天天看，一转脸就多出几个，再一转脸就长了一节骨节。不削几天，就如小孩膀子那么粗的青皮黄瓜，又脆又嫩。这么多黄瓜怎么吃啊？那就早一顿晚一顿的冷拌。拿新从架子上拽下来的黄瓜洗净去瓢，使刀背平拍切碎，捣点蒜泥，再拿味极鲜酱油、天府油辣子、一滴香麻油一拌，就手再摆一小撮燕尾港虾皮。一盘上上等的冷拌菜就上了桌。再就口大饼，噬溜一碗杂粮粥，惬意极了。

再说那架豆角。A型架被它紫罗兰色的蝴蝶爬得满满当当，简直就是花仙子的小屋。七月七，在这花屋下偷窥夜空，恐怕比在葡萄架下看牛郎织女相会更甜蜜。那些蓝花一落，架子上就有无数条“小蛇”探头，也就七八个晨露，满架的长蛇样的豆角挂下来，像帘子，像瀑布，看着都让人喜欢。拿上篮子采摘去哟，长条条，肉嘟嘟的豆角捧在手里，喜在心头啊！

黄瓜和豆角争风似的竞相生长，我总是不想看到它们衰败的那一天。这点小心思被妻子看破，她与季节打起时间差。她在第一架的黄瓜、豆角开花后，又搭两个A型架，一架黄瓜，一架豆角。你莫说，还真管用。上一辈的黄瓜、豆角立秋时刚一软劲，下一轮的晚辈就接上了，翠翠的嫩头丝丝地往上窜，上演了又一轮争风吃醋的竞长比赛。估计，今秋是你无我有了。

说丢了一架，还有一架苦瓜呢。说苦瓜，没有人想听，这是南方人餐桌上的主打菜。炒一盘苦瓜肉丝，清爆一碟蒜泥空心菜，这顿南方人的中餐就搞定。北方小县城的人口味刁，嫌苦。其实，那是你不会做。听我的：选年青的苦瓜去瓢切长条片、焯水、沥净，放几丝红辣椒丝作伴娘，着花生油、猪油爆炒，放少许白糖、味精，掂一掂就装盘，再淋几滴香油，旺火有滚醋。红配绿美不足呢！这还不足以称美食，还要摆上几片卤制好的水煮肉片和杏鲍菇片压阵提鲜。入口，清脆弹牙，微苦还甜，既素且荤。如此色香味俱全的保健苦瓜菜摆上餐桌，估计你会闻不住的。

瓜架，那是“空军”，还得说说地面“部队”。瓜架前后左右的菜畦，都是主“阵地”，没有一处闲着，多样蔬菜聚集，可以说是“集团军”或“混成旅”。我教你记：韭菜、小葱、苋菜、空心菜、苦渠菜、生菜、马兰头、辣椒、倭瓜、小瓜，再加上架子上的货，足有十几种吧！就取名“篱落十锦”也不错，图个十全食美。

菜园子，是供有心人经营的。翻土搭架、浇水施肥、打头抹叉，流一身臭汗，也就多了份汗滴禾下土的韵味。在浇下去汗水收获了满满的瓜果的时光中，美好心情的种子就种在了园子里，还会发芽开花结果呢！

山芋干的回忆

□ 王苏海

山芋干，在我的记忆里一直有一种说不清的情愫：不知是爱、是恨、是感激还是忧愁？要说爱和感激，那是山芋干曾作为主食救过我们那一代人的命，让我们在那个食不果腹的年代得以生存；要说忧愁和恨，那是因为当时那一成不变的每天三顿饭都是山芋稀饭、山芋窝头、山芋饼、山芋茶，连烧火用的柴火都是山芋藤子……以至于一看到山芋我就泛酸水。心里哀叹：“什么时间才能不再吃这山芋饭啊？”

我出生在上世纪50年代，从我懵懂记事时起，山芋就一直陪伴着我。我记忆中参加的第一次劳动就是拾山芋，拾山芋干活儿不重，大人小孩都能干。那些割山芋秧子、刨山芋、还有晒山芋干等有技术含量的活都是大人干。

正常年景收获山芋是在霜降前后。头天还是绿油油的山芋地，第二天被霜一打全部变成黑色的了，顿时失去了生机。这时人们开始忙碌起来，开始收山芋。

收山芋是一个麻烦活。首先把山芋秧子割掉堆成堆，再用铁叉（一种农具）逐块逐块从泥土中把山芋挖出来，搓去泥土放到一起。然后，生产队再根据家庭人口和挣得工分多少按斤分到各户。

待各家各户将山芋运回家中，特别要先观察天气，判断一下风向，预测最近几天是晴天还是雨天。因那时农村收音机还比较稀少，有线广播断断续续且预报不准，所以就只有用这种原始的方法预测天气。如果天气有雨的话就只有等，因为做出的山芋干遇到天气不好而不能晾晒就会霉烂。

制作山芋干一般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将山芋去皮放在阴凉处阴几天，待山芋变软后，用刀片将其削成长条，然后挂在屋檐下绳子上，或者用木棍搭成架子，再拉上绳子将削好的山芋干晾上去，那时你可以看到各家各户门前、窗台、屋顶、家前家后、矮小的树上挂满了山芋干，一时简直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和山芋干的世界。这种在绳子上晾干的山芋干称为挂干。另一种方法就是将山芋去皮直接切成片，然后像天女散花一样把切好的山芋干撒在门前的场面上或者是空旷的何埂地，因为何埂地通风好能晒透，这些在地面上晒干的山芋干称为团干。天气好的话一般晒三至五天就可以收了，晒好的山芋干雪白晶莹，放在嘴里咀嚼有甜甜的感觉。待山芋干晒好后，把它收藏起来，就是当时一家人冬春的主要粮了。

土地承包实施后，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发生了追求吃饱到吃好的质的转变。如今，除岗岭地区大面积种植外，其他地区已逐渐减少了山芋的种植，基本上以精细粮为主，靠山芋填饱肚子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现在人们却对山芋越来越青睐，尤其是八零后、九零后，他们没有经历五、六十年代人那段生活的艰苦，把山芋当作美食来看待。特别到了秋冬季节，无论城市或乡村到处都有烤山芋的叫卖声，吸引了众多的俊男俏女、孩子及老人去品尝。刚出炉的烤山芋滚热烫手，两头流着汁液，去皮后露出橙红色的薯瓢热气腾腾、光鲜亮丽极像一把红彤形的火炬，看了那松软可口、滑润香甜的山芋顿时让人食欲大振、令人垂涎欲滴！

童年的往事大都淡忘，唯有这件事仿佛是刻在我的记忆中，它永抹不去。时间跨入了二十一世纪，现在我们过得是小康生活，当时救命的普普通通山芋干，现代人用来做生活中的美食和保健食品。真是，大江东去……时事巨变。

唉！可爱又可恨的山芋干，你就像我的一个梦，一个永远也无法磨灭的梦！

小 雪

□ 林剑勤

小雪这天，雪并没有来，天气变得阴郁，清冷的街头，走很久都遇不到一个人，只留下灰蒙蒙的一片。

几日前，气温还没有下降，我没有感觉到小雪的到来，空气里仍有未散尽的秋味，微微暖暖的阳光，铺在微黄的草地上，倦落了一些叶子，风一吹，还是寒秋的样子。到了寒冬，便冷落了几分，地上的叶子，又多了几层，早上的霜打在上面，晶莹剔透，等到阳光出来，便化作水汽，散在空中，或者向土地里渗透。

古籍《群芳谱》中说：“小雪气寒而将雪矣，地寒未甚而雪未大也。”就是说，到“小雪”节气由于天气寒冷，降水形式由雨变为雪，但此时地寒未甚，故雪下的次数少，雪量还不大，所以称为小雪。”

等到小雪真的来时，一切都归于沉寂。

天地仿佛是小雪描绘出的一幅画，很静，很静，整个城市都沉浸 在它晶莹剔透的玉体中，好似隔绝了喧嚣，清清凉凉，连树木都静默着，慢慢白了头。

鲁迅先生曾是这样写小雪的：“在无边的旷野上，在凛冽的天宇下，闪闪地旋转升腾着的是雨的精魂……”万物空旷，好似整个世界安静下来；泰戈尔也曾写道：“太阳被挡在雪幕后面。天光一点不刺目。整个世界莹莹地透闪着柔光，罩着恬静、湿润、柔光的面具。”小雪，神秘地创造了这样美妙的一样事物，令人心旷神怡。

唐代叔伦的《小雪》有吟：“花雪随风不厌看，更多还肯失林峦。愁人正在书窗下，一片飞来一片寒。”我不是愁人，却偏爱小雪；每当天上洒下亮晶晶的雪花，我都忍不住回想起幼年的乐事。

往年的 小雪，下的很静的时候，地面逐渐宽阔（物体都被轻轻掩盖，视线里只有白），一切都是那么干净，过冬的鸟儿没有食物，又是寒冷天气，这时候，是捉鸟儿的最佳时机。

我们几个小伙伴先是猜拳，谁输了，就要回家里头拿来蒸馒头用的馒头筐，塑料的还不行，太轻，容易被鸟儿挣脱，竹制的最好，比较厚重；猜拳输了的回家拿竹筐，赢了的回去偷小麦或者玉米粒；小麦的颗粒较小，方便鸟儿啄食，玉米粒虽然大，但是也是必要的，因为他颜色鲜黄，在白茫茫的小雪天，很容易引诱鸟儿；其他人去找绳子，最好是白色的细绳，能够很好的掩盖绳子的痕迹……

竹筐、小麦玉米粒、白色的绳子都有了，再找一根小木棒，在空旷的地方把竹筐支起来，把谷物放在竹筐下面，再把小绳系在木棒的顶端（更容易受力），慢慢地把小绳拉到僻静之处，大树后面、门窗后面，当然了，最舒服的是被窝里面，躲在被窝里，拿着五块钱买来的望远镜，拉着小绳子，等待鸟儿的觅食。

鸟儿也是聪明的，早就熟悉了这一套小把戏，很多时候，鸟儿会定在树上观望，像一个侦察敌情的老侦探……

等到了中午，捉鸟计划就要失败了，因为家家户户做饭，要用到竹筐，当母亲做好了饭，发现竹筐没了，偷竹筐的孩子注定要挨揍的，这就是我们猜拳的原因；剩下的谷物，也就会被窥视已久的鸟儿慢慢啄食。

俗话说，“冬腊风腌，蓄以御冬”。不少农家开始动手做香肠、腊肉，等到春节前后，刚好是一餐美味。比较省事的，也能吃上热腾腾的羊肉水饺，或是啃上浓香的猪大骨……想起小时候的日子，难免惆怅。

如今，小雪来临，一切都是寂静的、冷清的，像我这样怕冷又不喜欢热闹的人来说，或许躲在房间里是最好的，烧一壶茶水，捧一本书，放一首清扬的小曲，享受时节的美好与丰盈……如果，有阳光透过玻璃照进来，就是极好的了。

等到雪停下来，人们走上街头，又会是一幅热腾腾的画面了。

儿时冬天趣事多

□ 李成峰

冬天跟着轻盈的落叶姗姗而至，大地、万物也在忙着更换盛装，树叶丛里有流连忘返的人，还有鸿鸣一片，北风灌满袖筒，让人抱紧了臂膀，淡雅地回以微笑。

四季俨然与生活是密不可分的，轮换的季节会有不同的景色，在我工作不远处有一片银杏林，初冬，银杏树的枝条裸露出来，金黄的银杏叶铺满了地面，来这里打卡的人也越来越多，闲暇的我会坐在软绒绒的银杏叶上吮吸芬芳、凝视远方，夕阳西下勾勒出柔美的冬日画卷。

走在冷飕飕的风里，我的思绪却回到了80年代初期的儿时冬天，儿时趣事在脑海萦绕，格外令人神往。那时候的冬天，风要比现在更加强烈，铺天盖地的飞雪也比现在壮观多了，我们在鹅毛大雪里追逐玩耍到肆无忌惮，冰冻三尺的河面上空回旋着纯真的欢笑声。

记得麦苗盈盈翠绿时，西伯利亚的寒潮蠢蠢欲动起来，这时候储藏冬蔬菜也就开始了，但又怎能少了我们孩童的身影呢？我们会跟在父母的屁股后面到菜地去，拔萝卜、挖胡萝卜、刨红薯，小手、小脸冻得红朴朴的，但没有妨碍我们干活的热劲。有时红薯会被我们弄得遍体鳞伤，父母也只能摇头叹息。我们也会拿起红薯在衣袖上擦一擦，就往嘴里塞，吃起来还津津有味，因为我们迷信“不干不净吃了没病”这句话。大白菜的储藏我们那里都是埋在泥土里，挖窖埋白菜只能是大人们的事，在砍倒的白菜地里收拾出来一片地，挖长方形的坑，深度大约有七八十公分深，宽度也就一两米吧。挖好坑把捆绑好的大白菜头朝下、屁股向上、整齐密实地排着码放好，然后覆盖上土，最后再从柴垛拉来稻草给盖上，这样储存的白菜水分不流失，保鲜特别好，什么时候吃就挖一棵出来，既方便又不浪费。

萝卜、红薯、胡萝卜会拉回家，在院子偏僻处挖个窖，深度有两米左右，上面用树木当梁，用玉米秆、麦草做个规规矩矩的顶棚，放上木梯子上下就方便多了，

留个出口还得用稻草编织草垫给盖密实了。天刮西北风时